



湖头条



# 人生的晒田

柳楷婧

种植水稻，管理上有一项重要的“健身”措施就是晒田，又称烤田，搁田，靠田，干田。最早记载晒田的是《齐民要术》，书中说：“稻苗渐长复须薅。薅讫，决去水，曝根令坚。”“曝根令坚”四个字，道出了晒田的要求及目标。宋代的《耻堂存稿》称晒田为“靠田”，明代的《便民图纂》称之为“稿稻”。清初《沈氏农书》称之为“干田”，说：“惟此一干，则根脉深远。”而在咱们信阳，老百姓都叫作“晒田”。

所谓晒田，就是当水稻大田

分蘖达到一定数量或者幼穗分化进入一定阶段时，把稻田的水排干，以改善水稻生长环境，提高土壤养分的有效性，抑制病虫害，增强抗倒伏能力，提高分蘖成穗率，培育大穗，控制无效分蘖。经过晒田的水稻复水后，水稻能够吸收到较多的养分，利于优化群体结构，形成壮秆大穗，增加产量。无论是过去的农家品种，还是后来的矮秆品种、高产品种，抑或是现在的超级稻，莫不如此。产量愈高，晒田愈要。所以，才有“六月不晒田，无米

别怨天”“秋前不烤稻，秋后要烦恼”“立秋不见底，有谷没有米”等等耳熟能详的谚语。

在水稻生长的重要转折时段刻意地把水排掉，让稻田在太阳下曝晒一段时间，烤一烤，搁一搁，可以让水稻增强抗逆能力、实现稳健生长，减轻病虫害发生，达到穗大粒多、颗粒饱满的目标。这也象人生一样，历经的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，恰是每个人成长所必须的环节，只有通过像晒田这样一种“健身”历练，才会收获健康美好的未来。

驿路晨昏

# 重阳节思父

高保华

又是一年菊花开，又是一年登高节。过去，每年的重阳节，都是我们家的重要节日。因为它同时也是父亲的生日。这一天，兄弟姐妹欢聚一堂，共叙天伦之乐。今又重阳，父亲已驾鹤西去，粗文碎字，希望能聊慰思亲之心。

父亲年轻时是一名大学生，刚解放时期的大学生，还真是风毛麟角。那时，父亲高挑的个子，白皙的面庞，又在县政府工作。自然是很惹人注目。岁月蹉跎，到我记事的时候，他和妈妈已经被下到乡下的一个小学（全名：固始县南大桥乡董营小学），学校是二到五年级，各一个班。一年级设在小队里。爸爸是校长，妈妈是班主任。虽然是校长，也是要代课的。父亲不带主科，全是他爱好的副科：音乐、美术。课堂上拉二胡，教唱歌，画向日葵。因为是副科，老师和学生都不很重视，觉得都是玩的课。加上父亲脾气温和，不爱批评人，孩童们又顽皮，课堂纪律很乱，经常乱得上不去课，隔壁上课的妈妈会时不时的来救援，拍拍桌子，吼吼学生，把课堂纪律整顿好了，爸爸才继续上课。

父亲是小手工艺出身，爷爷家以前是做手工鞋的。我们家的棉鞋布鞋基本上都是他亲手做的，不冷不热的天气，午后，父亲会把他的工具，做鞋的夹板、锥子等拿到院子里，认认真真地秀一下他的手艺。上学来早的学生会里三层外三层的看热闹，男人做鞋，又是当

校长的，孩子们稀罕坏了。

父亲还很会做菜，包饺子炸丸子更是不在话下。最爱吃的是父亲做的虾仁汤。我们在学校旁的水塘里钓到麻虾，父亲用他娴熟的手艺挤出虾仁，虾壳洗净熬汤，然后筛出清汤，再在汤里放上虾仁、豆腐丁、海带丝，勾上粉芡，出锅的时候再撒些绿绿的葱花，那个鲜啊，真是无与伦比的人间美味啊。

父亲慢性子，但是会很多手艺，常说慢工出细活。比如做风筝，破竹子，做造型，在纸上画图，糊纸等，做出的风筝栩栩如生，春天的傍晚，校园里，田野间放飞风筝。那时间是我们兄妹们最快乐的时光。父亲还会用旧牙刷把做成万花筒。用三块一样大小玻璃做成棱镜，外面套个圆筒，然后一头放上各色牙刷把碎片，从另一头转着看，就会看到各种花型，非常漂亮。家里的小收音机和自行车等修修补补，都是父亲自己弄，没请过师傅。

后来，哥哥们考学到县里的中学，跟着城里的爷爷生活，父亲每周六骑上大链合永久自行车到县城送粮送菜。暑期里也会带我去县城玩。我坐在前面自行车的大梁上，父亲骑过崎岖的小土路，绿油油的稻田，又是唱歌，又是讲故事。每次骑过一个很高的上坡，父亲都会停下来歇一歇，路边类似驿站的地方，搭的有凉棚。买两碗凉粉，那个酸爽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再后来，我也

转到县城上小学五年级，父母依然在乡下工作，父亲还是每月骑车到县城，保障供给。有一天夜晚，我都睡觉了。父亲满头大汗的赶回了县城的家，我朦胧着双眼，惊讶地问：“今天不是星期天啊，爸爸你怎么回来了？”父亲一手抹汗水，一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厚报纸包，一层一层地剥开，拿出三个还热乎乎的熟鸡蛋，“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妈惦记着呢，让我来给你过生日。”我当时不会去想父亲如何焦急地等到下班，然后摸黑一路骑行几十公里的土路赶到县城，满脑子都是香喷喷的鸡蛋，开心地大吃起来。吃完了，才抬起头，才看到父亲慈爱的目光，我更开心了。

父亲性格木讷，凡事都很谦让，所以，晚年的时候，他总是庆幸，因为老好好的性格，没有被批斗，虽然日子过得辛苦些，但总保住了一家人的平安。

晚年，父亲最大的欢喜就是外地工作的儿女回到他身边，一大家子，几十口人，欢聚一堂。老人家又迷上了麻将，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就陪他打几圈。老人喜欢打小牌，我们就逗他，小了，不带玩。父亲就狠狠心说：“我有钱。”一有空，父亲就会积极的喊，“赶紧来，迟了坐不上了，我算一角”。

父亲在我们兄弟姐妹心中永远是儒雅的，温和的却也是顶天立地的，父亲，是我们家中的主角，就像京剧舞台的青衣，色彩斑斓，柔情似水。

历程

# 雨落秋夜人孤独

陈犁



盼望着，盼望着，久违的秋雨终于来了。

淅淅沥沥，星星点点。虽然珊珊来迟，显得有点慵懒，有点散乱，毕竟还是来了。

迎着秋雨，有点喜不自禁。走在街头，索性不打雨伞，让雨丝尽情地亲吻脸颊，邀雨点机敏地钻进衣领，任清凉舒爽地沁入心底。这一刻，什么也不愿意想，什么也不愿意做，撒欢儿地享受秋雨的浸润，褪去一夏的燥热，摒弃心头的烦恼。

渐渐地，雨下得密起来，雨滴稍大起来。华灯初上，霓虹闪烁的街头，商家店铺依然一派繁忙。没带雨具的行人，脚步也跟着快起来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这个三线城市也开始堵车了。挤挤挨挨的车辆，雨刷器不停地来回摇动。偶有仍然穿夏季短裙、曲线优美、清丽可人的女子从眼前飘过。戴着耳机，拿着手机，表情漠然的低头族，散漫地游荡在大街上。烧烤的味道和着细雨，弥漫在浅夜的空气中。小商小贩尚未收摊，还在渴望一天中最后的生意。

丝丝凉意袭上心头。热闹的人群，人群的热闹，填充了平凡人的生活。生存是艰难的，只有用辛劳的双手一分一分积攒起来，忙着养育幼子，忙着赡养老人的人们，才能体会个中滋味。岁月匆匆，忙忙碌碌中，不觉季节已变换；风风雨雨中，不觉步履渐蹒跚。

雨落秋夜，秋愈清冷。于人来人往中，于熙熙攘攘中，渐渐升起了一种莫名的孤独。在物欲的裹挟下，人们忙于外在的奔波，还有多少人能专注于内心呢？精神的诗意，在利益的冲击和熏染下，变得苍白而多余；内心的修养，在欲望的搅动下，变得浮躁而焦灼。

热闹是别人的，灵魂是孤独的。现代的人们，属于自己的，大多只剩下躯壳了。灵魂，已经落在后面很远处，在秋雨中瑟瑟自怜。

入夜，读着秋天的诗行，躲进柔软的被窝，卧听窗外沥沥的秋雨，静享独处的美丽，孤独的心灵渐渐温暖起来……